

巾幗藩王

王汝濤 著

山東文藝出版社



王 藩 帙 巾

王 汝 涛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济南

主 落 帽 巾

王汝涛 著

山东省出版总社临沂分社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8.75印张 374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400

ISBN 7—5329—0094—0

I·84

统一书号 10331·338 定价 4.15元

序 言

王汝涛同志长于文史，尤擅小说，仅就个人所得见者，即有历史长篇《偏安恨》、《翠谷义踪》（署名“田于畴”）等数部问世。今又以新撰《巾幗藩王》见示，并嘱为序。这使我有些惶恐，我本不懂小说，能写点什么呢？然而从友谊上说，我又无法推卸。

本书共有六章，外加一个“尾声”，计共三十六万余言，堪称巨帙了。但我读来并没有勉强之感，而是爱不忍释，一气读完，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也就有话想说了。

首先，作者完全把本书的主题纳入了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处理，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他所写的这段历史。正如列宁曾说过的那样：“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历史小说虽有别于历史科学，但这一原则似也不应违背。例

如，本书主要是写大西农民起义军后期领袖李定国的“两广名王”和吴三桂搞分裂的“三藩之乱”，并通过孔四贞这个人物的一生为线索将这两件相隔二十年的事巧妙地联系起来，始终把它提到这个“天崩地解”（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的大动荡时代的范围之内，阐明这个时期的重大事件都为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等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所制约，终于出现了李定国的抗清与吴三桂的“反”清这样两种性质迥异的战争。本书虽系历史小说，但它的基本情节却是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根本不同于那种借一点历史因由、点染成篇的作品。十分明显，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自然也是一个优点。

其次，本书作者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一面歌颂了英雄人物李定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忠贞不二、百折不挠的可贵精神，同时也刻画了汉奸野心家吴三桂在国人思治厌乱之时制造分裂、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丑恶嘴脸。众所周知，历史科学的功能是由它作用于社会而表现出来，并往往因其对象的不同而各异，但毫无疑问它的功能是巨大的。历史小说的功能如何呢？个人认为，它对社会所能起的作用以及它对整体的社会意识所能发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不应低估。正因如此，由于本书作者依照明、清之际社会诸矛盾的发展变化，恰当地处理了当时人们的政治、军事活动与历史统一趋势的关系，能使读者从正反两方的经验来认识本书所反映的这段历史，能借以鉴古而知今。因此，可以预言本书是能充分发挥其历史小说的功能的。

再次，本书是作者以遒劲的笔触和高超的写作技巧，按照自己所规定的有关撰写历史小说的若干原则，灌注其全部心血写就的。因而表现在结构上，是紧凑严密的，故事发展在意料之中而又出乎意料之外，波澜迭起，引人入胜；表现在文字上，则是通俗流畅的，所用的词汇语言，具有其所写时代的特征，合乎人物的身分。

以上浅见，虽力争中旨，但仍未确当，还是留待读者自己来抉择和评说吧！

李季平

1987年10月9日于曲阜师大

目 录

序 言	李季平 (1)
第一章 烽火孤女	(1)
第二章 红颜脱困	(91)
第三章 北望京华	(180)
第四章 蛾眉入宫	(262)
第五章 巾幗护藩	(347)
第六章 天南巨变	(430)
尾 声 劫后余生	(534)
后 记	(579)

第一章 烽火孤女

聘就蛾眉未入官，待年长罢主恩空。旌旗月落松楸冷，身在昭陵宿卫中。

锦袍珠络翠兜鍪，军府居然王子侯。自写赫蹄金字表，起居长信阁门头。

藤梧秋尽瘴云黄，铜鼓天边归旆长。远愧木兰身手健，替爷争战在他乡。

新来夫婿奏兼官，下直更衣礼数宽。昨日校旗初下令，笑君不敢举头看。

这四首诗，是明末清初名诗人吴梅村写的，题目有些古怪，叫作《仿唐人本事诗》。吴梅村此人，爱写与明清易代之际有关的诗，其中很掺杂了一些当事人不愿意张扬出去的历史秘闻。据说吴三桂因为他在长诗《圆圆曲》中写了“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和“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几句，

害怕揭了自己引清兵入关的老底，要用千金买下这首诗，也就是要他把底稿销毁，可是他却没有答应。因此，后来写《圆圆传》的陆次云，竟然恭维他为“诗史之董狐”。董狐，他其实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当时的一些敏感的政治事件，虽然也出现在他的诗中，他却有意写得吞吞吐吐，语意隐晦，有时让读者象猜谜似地猜上好几年，还未必能断定他写的是什么人或什么事。真正的董狐决不会是这样的。

然而，他的诗中又毕竟藏有一些旁人不知道或者不敢说的有史料价值的东西，偏偏就有些专家学者愿意下功夫钻研一下那些难解之谜，也有的居然取得了成果。例如，这四首《仿唐人本事诗》，因为其中有什么“昭陵宿卫”啦，“起居长信”啦，“铜鼓归旌”啦，“远愧木兰”啦，“夫婿兼官”啦，就有人考证出这是写的清初居然以年轻女子护理定南王府的孔四贞前半生的事。仔细对勘一下，结论下得实在不错，但是还有一个疑点没有解决，就是第一首里的“聘就蛾眉未入宫，待年长罢主恩空”两句不得其解。后来，孟心史先生解开了这个谜。他考证出来，在顺治十六七年时，曾有意要册立孔四贞为皇妃，后来因故未能实现。这样，就给这个女子的奇特身世上又添上一点传奇色彩。

其实，就孔四贞来说，她的身世的传奇色彩倒是在于她奇特的幼年遭遇和变故迭起的后半生，封建王朝偌多女子，没有几个象她这样几番大起大落的，可惜这些，吴梅村或不便于写，或未及目睹而没有写出，这却是一件憾事。

鉴于其事确有足传者，雨夜读史，颇有所感。晴窗走笔，

妄评古今，笔者不敏，愿意补传一下这个巾幗藩王的不平凡的经历。

却说满清自从被吴三桂“请”进山海关之后，唾手而得北京。九王爷多尔袞仗着有弓劲马疾的八旗兵在手，趁李自成望风溃败和南明弘光昏聩懦弱之机，出兵攻陕西，入湖广，收江南，下闽浙，一时如汤沃春雪，风卷残云，攻城略地，真是个兵不留行。然而等到进攻西南时，就不那么容易了。自从顺治四年桂王朱由榔即皇帝位于广东肇庆后，有瞿式耜、何腾蛟等人辅佐他，又收了大顺军余部高一功、李锦、郝摇旗等人的兵马，便在广东、湖南、广西等地摆开阵势，抵抗起来。清廷虽然派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经营湖南、两广，吴三桂经营四川，这四支大军仍是进展不快，直到顺治七年冬，孔有德攻克了桂林，生擒了明留守大学士瞿式耜，艰难的兵事才感到略为顺手了。

却说这个孔有德，他很重视桂林这个地方。因为当他与耿、尚二王领兵南下时，睿亲王多尔袞曾经暗示，西南平定以后，他们三人可以以藩王的身分长期镇守那里。在三王中，他的资格最老，他暗中有个打算，自己虽是辽东人，辽东苦寒，再也不愿意回那里去了，事成回北京呢，那里是帝都所在，管头太多，自己这个异姓王，论亲近和势力哪里敌得过宗室中那些亲王郡王什么的，倒不如镇守一方，效法前明沐英在云南那

样，世袭罔替，也还不枉了人生一世。于是，他打定主意要把这广西作为自己藩封之地，便于顺治八年春天，先奏请移藩属驻桂林，然后又派出部将马蛟麟、线国安、全节、李如春等取梧州、柳州、思恩、庆远、南宁，把个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远远地逼走。最后，还怕朝中有人阻挡，便欲进先退，上疏皇帝，请求准许自己回北方，派大员来代替自己。这道奏章很有文采，其中的警句一时传遍朝中，脍炙人口：“臣生长北方，与南荒烟瘴不习。解衣自视，刀箭瘢痕，宛如刻划。风雨之夕，骨痛痰涌，一昏几绝。臣年迈子幼，乞恩敕能臣受代，俾臣得早覲天颜，优游终老。”他估计，永历未灭，耿仲明、尚可喜资历较浅，代替不了自己，朝中能统兵独当一面的就只有一个吴三桂，而听说吴三桂要受命经略四川，当然也来不了广西，这样，朝廷一定会挽留自己，那就更加名正言顺了。果然，奏疏上去，不久，圣旨下来了：“览王奏，悉知功苦。但南疆未尽宁谧，还需少留，以俟大康。”

接到旨意后，心中有了主心骨，他打算大干一场了。于是，顺治九年五月，他把几员大将线国安、马雄、全节、李如春全召来桂林，会商下一步进兵贵州的方略。孔有德原是明朝皮岛总兵毛文龙的部下，又是毛文龙的义子，毛文龙一军素有古代家兵的习气，全军官兵宛如主将的私人部曲，孔有德把这种习气带入自己军中，他这个主帅有所决定，下面诸将只能奉命唯谨，绝不许稍有异议。这一次当然也是这样。他一说要发兵河池，向贵州独山州进攻，诸将便齐声应诺，

听候分派。孔有德毕竟是一员老将了，用兵也很谨慎，他派刚升为广西巡抚的线国安守住费尽千辛万苦才攻下来的南宁，又派马雄为左翼总兵守梧州，全节为右翼总兵守庆远府，维持由桂林到河池的通道。他请被封为续顺公的沈永忠和自己一道，合兵西进。他觉得如此安排，可算得稳妥牢靠，万无一失了，哪知出乎他意料之外，沈永忠这回竟破天荒地提出了异议。

“王爷可曾听说，那张献忠的部下孙可望和李定国已经降了永历，他们如今到了贵阳！”

“听说了，他二人到了贵阳又能怎样？”

“这两个人不可轻敌。”

“笑话了，那李自成的部下一只虎郝摇旗我都会过了，也平常得很。倒不相信孙可望、李定国就比他们狠一些。就是为了会一会他两人，这不，我才专去攻打他那贵阳。续顺公说这话，莫非你不敢跟我一道出兵？”

“卑职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怕……”

“怕什么？”

“卑职想，那张献忠手下一帮人都是些誓不畏死之徒。如果他守住几座关口不与我交战，却派出兵马从镇远大道去攻我的沅州、武冈，我岂非要前后受敌了吗？”

孔有德听了悚然一震。是啊，自古道，打人一拳，防人一脚，这西南兵事也不是那么顺手的，要不怎么自己用了三年时间才勉强平定了一个广西省。沈永忠虑的是，这一着不可不防。于是他想了想，便温颜对沈永忠说：“你说的有道

理，就着你带领本部兵马去守住沅州，我自己去河池便了。”

诸将离去之后，孔有德回到后宅，想和自己的两位夫人说说要出兵的事，他这藩府里号称一百二十余人，其实至亲的只有两头大的两位王妃白氏、李氏和几个姬妾。他门下人丁不旺，膝下只有女儿四贞和儿子廷训二人，其余的就是几个远房本家和丫环家丁一大群人了。他这个藩王府原设在已故明大学士瞿式耜的留守公署，后来因为杀了瞿式耜和张同敞，总觉得心中不安，便在独秀峰下前明靖江王府旧址另建了一座府第，虽然是在兵荒马乱之际，但凭着藩王的威势和有的是服力役的兵丁，王府修盖得堪称美轮美奂。他半辈子在兵间，如今得了个安身立命之所，很是心满意足，每一次回后宅，总是心情舒畅地与几个亲人欢聚。这次和往常一样，当丫环伺候他换去公服以后，首先转头环顾一下。他见只有白氏和廷训在屋中，便问道：“贞儿呢？”

白氏回答道：“让王巡抚夫人接到她们那里赏花去了，她姨带她去的。”

孔有德笑了：“桂林一年四季都有花，赏的什么花？大热天的，在家里凉爽凉爽不好！”

白氏陪笑说：“贞儿整天在家里没有什么事，怪闷的慌，出去散散心也好，这桂林城里又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人们都说这桂林景物如何好，我就不喜欢游山啊逛景

的。我看贞儿今年已经十一岁〔注〕，也不小了。整天东游西逛的，没的学野了。该请个先生教她读书才是。”

“啊？你是朝廷的大将，不叫女儿习武，怎么倒叫她习文呢？”白氏不解地问。

“沏上茶来！”孔有德对伺候他的大丫头描龙吩咐了一句。又对白氏说：“你坐了说话。我想以后天下就要太平，我明儿出兵打下云南、贵州来，这仗也就没有什么可打的了……”

“怎么，你又要去打云南、贵州吗？”白氏截断了他的话，略带不安地问。这白氏虽不是孔有德的第一个妻子，但当孔有德在吴桥县发动兵变反明时，白氏就一直跟随他在军中，在登州一带经受了不少危险，所以一听说他又出兵临阵，就有些担心。

“不错，三两天就要发兵了，这一回说不定三两个月才得回来，所以要跟你商量一下孩儿们的事。”孔有德接了描龙递上来的茶呷了一口，接着说：“咱们虽是开国功臣，可是天下太平了以后，文官就要吃香了，我又是圣人的后代，不但贞儿，就连训儿我也要他学文。”说到这里，他望着儿子说：“你听见了吗？”

那个九岁的儿子答道：“我听见了，爹爹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注：据《四王合传》：孔四贞十六岁嫁孙延龄，孟心史以为是康熙元年，则此年才六岁，两年后扶父棺回北京才八岁，似不合情理。因此，据《清神类钞》，改为此年已十一岁。

“那为什么你又把贞儿许给孙龙的儿子呢？他父子不都是武将吗？”白氏疑惑地问。

“这是因为我挺喜欢孙延龄那孩子的。他人才好，武艺也好，贞儿嫁过去准会高兴。不过，贞儿一个女孩儿家，太调皮，也太胆大了，自幼又学了些武艺，我怕延龄那孩子将来惹不起她。”

白氏格格一笑：“那不是挺好吗？咱们旗人的规矩，姑奶奶厉害点不吃亏，也倒不了你的威风。”

“唉，你不懂。女孩儿家还是老实一点儿好，贞儿要是象训儿那么老实，我就……”

他“放心”二字还没说出口，那个贞儿一阵风样，已经推开门闯进来了。她一路走一路嚷：“爹爹回来了吗？爹爹、爹爹，你猜怎么着，我救了个人。”

“救了个人？怎么救的？”孔有德嘴里总嫌女儿太调皮，可一见到这活泼的女儿，就忘了自己埋怨的那些话，眉开眼笑了。

“咱们姑奶奶也真肯行好。”跟在四贞身后进来的李氏笑着说。这李氏，她娘家和九王爷多尔袞府里一位侧福晋有亲戚，所以虽然入门在白氏以后，白氏却一直与她姐妹相称。她也很喜爱四贞，整天宠着她。她见孔有德有愿意听下去的表情，便又接着说：“我们刚走到抚院门口，看到刀斧手押着一个人向刑场那个方向走去。姑奶奶硬拉着我跟了去看热闹，正好王抚台也在那儿呢。问起来，原来那是个乡下人，大约有一把子武艺。说是进城来卖野味。抚标一个亲兵

拿了他几只兔儿什么的没有给钱，就打起来啦。他单人独自，空手打伤了十来个抚标兵丁，后来一员把总带了人去才把他逮住，王大人一怒就想杀了他。姑奶奶听明白了这件事，磨着王大人答应把他放了。”

“为什么啊，姑奶奶？”孔有德有时爱跟四贞逗着玩。他跟廷训就从来不这么着。

“爹爹，我听说那个乡下人武艺好着哪。我就喜欢有本事的人，听口音他又是咱们北方人，是老乡啊。爹爹，你不喜欢吗？”

“不过，”孔有德沉吟了一下说：“贞儿，以后王伯伯那儿的公事，你还是少管为好，北方人在桂林当猎户，就透着来历不明。何况我这里又不理民刑。”

“什么叫民刑啊，爹爹。”

孔有德觉得一下子跟她说不清楚衙门里的这些事，正想说点别的，李氏接话了：“看样子王抚院没有生气，他倒叫那个差点儿两世为人的人专门向咱姑奶奶道谢。那个人也怪，看了姑奶奶半天，只作了个揖，说了句‘此恩必报’就走了，连头都没磕一个。”

“你们不懂得，这个人倒兴许真是一条好汉呢。好汉报恩报仇的都记在心里，外面儿上不张扬。”

“你看爹爹也说他是个英雄不是，”孔四贞拍着手欢叫着：“忘了引他来见爹爹，就让他咱府里当个‘虾’〔注〕。”

注：虾，是满语，意为侍卫。清初，皇宫及王府均有侍卫，亦用以领兵。

“你当虾是那么容易收用的吗，皇上才能赏这个名儿呢。”孔有德的语气又稍为有点儿严厉了：“女孩儿家别管这些事儿了，过两天我要领兵上西路走一趟。贞儿，还有训儿，你们好生留在家里。等我回来，请个先生教你们读书。”

谁知孔四贞并不害怕她爹爹，她撇了撇嘴说：“我将来又不进内三院，念书干吗呀，我跟着爹爹去打仗。”

“胡闹了，你当打仗是闹着玩的吗，爹爹这一次是讨伐孙可望的呢。”

“孙可望是谁啊？”孔四贞问。

“他是流贼八大王张献忠手下的一员大将，还有个叫李定国的，都是些能征惯战的……”

白氏一听，有些担心了，她试试探探地问：“何必老爷自己出马呢？叫线国安、李如春他们去不行吗？”

孔有德自信地说：“你们放心，我厮杀了半生，这些流贼虽凶，奈何不了我。我也只是到河池那边看看形势，只要兵马一进了贵州，我就把国安、马雄他们都调了去。我自己回来。”

就这样，三天以后，孔有德带了两万精兵到河池去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派出去的向贵州独山州哨探的兵马还未回营，就突然接到沅州那方面的日行六百里加急又加急的军报，李定国率六万大军分两路猛扑湖南，一路从黎平攻靖州，一路从镇远攻沅州，兵锋甚锐，又探知李定国率一军绕攻武冈，沅州后路有虞，因此，沈永忠在军报后附有一封